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二

序

送楊凝郎中使還汴宋詩後序

楊凝字茂

功號州弘農人大曆十三年進士初以吏部郎中為宣武軍判官貞元十二年自汴朝正于京師昌黎嘗作天星行以送其來今自京還汴公作此序以送其往云

談者謂大梁

宣武軍古大梁之地

多悍將勁卒

悍音旱 亟

就滑亂

滑亦亂也音滑亟去吏切

而未嘗底寧控制之術

難乎中道蓋以將驕卒暴則近憂且至非所

以和衆而又民也將誅卒削則外虞實生非

所以扞城而固圉也詩公侯干城干扞也左

也垂是宜慰薦煦諭煦二切納為腹心然後

威懷之道備聖上於是撫以表臣贊以藝人

書大部小伯藝人表臣表臣表幹之臣藝人道藝之人貞元十一年七月以董晉為宣武

軍節度是撫以表臣也八月以楊凝檢校吏部郎中汴宋亳穎觀察判官是贊以藝人也

參剛柔而兩用化逆順而同道既去大慙書

惡大慙慙亦惡也遂安有衆故楊公以謀議之隙隙與

隙對揚王庭貞元十四年冬不踰時而承詔

復命十五年春示信于外諸侯時當朝之羽

儀凡同官之寮屬皆餞焉容受童孺公時年二十七

使在末位禮部郎中許公孟容以宏才與學已

任文字顧唱在席咸斷章而賦焉謂工部郎

中崔公崔羣文為時雄允宜首序謂小子預離

觴之餘瀝俾撰後序編以繼之大凡軍旅之

制贊佐之重崔公序之備矣膺命受簡欲默

不敢故書談者之辭拜手以獻用克餘篇云

送崔羣序羣字敦時唐史有傳

貞松產於巖嶺

貞正也

高直聳秀條暢碩茂粹

然立於千仞之表

八尺曰仞

和氣之發也稟至和

之至者必合以正性於是有貞心勁質用固

其本禦攘冰霜以貫歲寒

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

故君子儀之

儀法也

清河崔敦詩

敦詩系出清河

有柔

儒溫文之道以和其氣近仁復禮

子曰克己復禮為仁

物議歸厚其有稟者歟有雅厚直方之誠以

正其性慤論忠告交道甚直其有合者歟是

故日章之聲

禮記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

振於京師嘗與

隴西李杓直

李建字杓直杓卑由切

南陽韓安平

韓泰字安

平洎予交友杓直敦柔深明冲曠坦夷慕崔

君之和安平厲莊端毅高朗振邁說崔君之

正余以剛柔不常造次爽宜

爽差也

求正於韓

襲和於李就崔君而考其中焉忘言相視默

與道合今將寧觀東周

東周謂洛陽

振策于邁

詩無

小無大從公于邁

且餞于野或命為之序余於崔君

有通家之舊外黨之睦然吾不以是合之崔

君以文學登于儀曹

貞元八年羣試禮部中其科

敷于王

庭音俊音甲俊造之選首讐校之列貞元十年

方正授然吾不以是視之於其序也載之其

末云

送邠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

僕間歲間如字驟遊邠壇邠壇邠州之界

今戎帥楊大夫時為候奄楊朝晟字叔

盡護群校校者以

用笞法箠令不吐強禦詩

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下莫有逗撓凌暴而犯

貞元十年

羣舉賢良

良

彬

彬

彬

彬

彬

彬

令者沉斷壯勇專志武力出麾麾大將

戲取主公之節鉞而代之位游環御士寬軍

斬首惡首者百餘人獻甫遂入朝晟加御史

大夫貞元九年獻甫卒鵬冠者仰而榮之

武士之冠也鵬勇雉也其鬪一對死乃止胡

黑雉出上今又能旁貴文雅以符召文士之

秀者河南獨孤寧貞元十一署為記室俾職

文翰翕然致得士之稱於談者之口蓋朝廷

以勇爵論將帥襄二十一年左傳齊莊公豈

丁亥卷二十一

濫也哉獨孤生與仲兄寔連舉進士貞元七年寔

舉進並時管記於漢中新平二連帥府寔為

西道節度嚴震掌書俱以筆硯承荷舊德位

未達而榮如貴仕其難乎哉噫自犬戎陷河

右逼西鄙廣德元年七月吐蕃入大積兵備

虞縣道告勞內匱中府太倉之蓄僅而獲饜

投石而賈勇者思所以奮力論者以為天子

且復河壩故疆河壩浙地。拓達西戎拓音

而罷諸侯之兵則曳裾戎幕之下專弄文墨

為壯夫捧腹甚未可也吾子歷覽古今之變

而通其得失是將植密畫於借筋之宴發群

謀於章奏之筆上為明天子論列熟計而導

揚威命然後談笑罇俎賦從軍之樂魏建安

曹公西征張魯降之王粲作詩美其移書飛

文諭告西土劫脅之伍俾兵簞食壺漿犒迎

王師在吾子而已往慎辭令使諭蜀之書漢

帝時唐蒙通夜郎棘中民大驚恐上使司馬

燕然之文漢和帝時竇憲破北匈奴登燕然

銘炳列于漢史真可慕也不然是瑣瑣者惡足置齒牙間而榮吾子哉

同吳武陵送公桂州杜留後詩序公

永州時武陵亦坐事流永此武陵當作于永也

觀室者觀其隅隅隅之巍然直方以固則

其中必端莊宏達可只者也人孰異夫是今

若杜君之隅可觀杜尹名周士貞元十七年中進士第而中可

居居之者德也贊南之之理理是以大總留

府之政為桂管觀政是以光其道不撓好古

書百家言洋洋滿車行則與俱止則相對積

為義府左傳詩書溢為高文慤而和肆而信

豈詩所謂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者耶詩大雅抑之文

今往也有以其道聞于天子天子唯士之求

為急杜君欲辭爭臣侍從之位其可得乎濮

陽吳武陵直而甚文樂杜君之道作詩以言

余猶吳也故於是乎序焉

送寧國范明府詩序

近制凡得仕於王者歲登名于吏部吏部則

必參其等列分而合之率三十人以為曹謂
之甲名書為三其一藏之有司其二藏之中
書洎門下每大選置大考績必關決會驗而
視其成成謂成事品式有不合者下有司罷去甚眾
由是吏得為姦以立威賊知以弄權詭竊竄
易詭古委切竄取亂切而莫示其實必求端慤而習於
事辯達而勤其務者命之官而掌之居三年
則又益其官而後去其職益遷也有范氏傳真
者始來京師近臣多言其美宰相聞之用以

為是職在門下甚獲休問初命京兆武功尉
既有成績復於有司為宣州寧國令咸曰由
邦畿而調者命東西部尉以為美仕范生曰
不然夫仕之為美利乎人之謂也與其給於
供備孰若安於化導故求發吾所學者施於
物而已矣夫為吏者人役也役於人而食其
力可無報耶今吾將致其慈愛禮節而去其
欺偽凌暴以惠斯人而後有其祿庶可平吾
心而不愧於色苟獲是焉足矣季第為殿中

侍御史

舊史范傳正傳言自渭南尉拜監察

中第以是言也告於其僚史公時為監察御咸悅

而尚之故為詩以重其去而使余為序

送幸南容歸使聯句詩序南容洪州人

昔漢室方盛文章之徒合于京師亦既克金

馬盈一有石渠公孫洪傳待詔金馬門楊雄傳

金馬門也施讐傳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

石渠閣顏師古云石渠在未央殿北以此藏

秘書也史記金馬門宦者署門旁有銅馬故

曰金馬門漢時賢良待詔於此三輔故事曰

石渠閣在大祕殿以閣祕書蕭何所造則又

班固作西都賦云內設金馬石渠之署

溢于諸侯求達其道故枚乘客于吳西漢淮

乘為吳王相如遊于梁帝時以貴為却梁孝

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鄒陽枚乘客嚴忌其或致

書匡主用極其志節之大者也謂溥謀逆適

時觀變以成其性道之茂者也謂相渤海幸

君既登于太常之籍貞元元年南又膺邯鄲

之召邯鄲趙地屬會元戎直道自達吾儕

器其畧南聘天朝相禮述職孟子諸侯朝於

公鄉多其儀合度於易于之間禮記檀弓諸

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雖放生之節未之有也易謂君禮于謂臣禮雖放生之節長卿之道無以尚也冬十有二月朝右禮備

復于轅門

項羽紀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注云軍行以車為陣轅相向為門故曰

轅門我同升之友

南容與公同登進士第

是用榮其趣舍

惜其離曠卜茲良夜詠歎其美比詞聯韻奇

藻遞發爛若編貝粲如貫珠

禮記纍纍乎如貫珠

琅琅

清響

琅音郎

交動左右羣公以待御之往也予

闕其述命繫而序焉

送李判官往桂州序

士之習為吏者恒病於少文故給而不肆飾於華者嘗病於無斷故放而不制今李生學於詩有年矣吟咏風賦頗聞乎人至于是州永惟州之牧咨焉以贊戎事而糾群吏甚直且武豈所謂吏而華者耶以府喪罷去謂刺史崔君敏擇而之乎有禮之邦推是道也以往然而不際於禮則吾不知也

送苑論登第後歸觀詩序

苑音宛

八年冬

貞元八年

余與馬邑苑言揚

論字言揚齊大夫苑何忌

後之聯貢于京師自時而後車必挂鞿鞿音車軸也

又音席必交衽量其志知其達于昭代究其

文辨其勝于太常探而討之則明韜於朴厚

之質行浮於休顯之聞遊公卿之間質直而

不犯恪謹而不懾交同列之群以誠信聞余

拜而兄之以為執誼而固臨節不奪在兄而

已是歲小司徒顧公守春官之缺而權擇士

之柄戶部侍郎顧少連權明年春貞元九年同趨

權衡之下並就重輕之試觀其掉鞅于術藝

之場宣十二年左傳御下兩馬掉鞅而還註云掉正也鞅羈也○掉徒平切鞅於掌切

遊刃乎文翰之林莊子恢恢乎游刃有餘地風雨生於

筆札生一作交雲霞發於簡牘左右園視賈誼言動一親

戚天下園視而起園視謂園精正視也朋儕拱手甚可壯也二

月丙子有司題甲乙之科漢儒林傳歲課甲科為郎中乙科為

太子舍人丙科揭于南宮南宮禮部余與兄又聯

登焉余不厚顏懷媿而陪其遊久矣夏四月

告歸荆衡書荆及衡州拜手行邁輪移都門之

轍轅指秦嶺之路秦嶺南山方將高堂稱慶里閤

更賀

說文開間也音翰

曳裾峨冠榮南諸侯之邦遐

登王粲之樓高視劉表之榻

董卓作亂王粲避難荆州依劉

表遂登江陵城樓

桂枝片玉

州刺史武帝於

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為何如詵曰臣舉

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

之片光生于家是宜砥商雒之阻艱詩周道

砥石言帶江漢之浩蕩如砥帶漢史黃河如帶泰山

其平也以談笑顧眄超越千里而無倦極也然

也如帶而景熾氣燠六切往即南方乘陵炎雲呼吸

溫風可無敬乎慎進藥石保安其躬是亦非

兄之所宜私也羣公追餞于霸陵列筵而觴

送遠之賦圭璋交映或授首簡於余曰子得

非知言揚者乎得一字無安得而默耶余受而書

之編于羣玉之右非不知讓貴傳信焉爾

送蕭鍊登第後南歸序

始余幼時拜兄於九江郡九江在唐屬淮南

九道也即江州覩其樂嗜經書慕山藪凝和抱質氣

象甚茂雖在綺紈漢書班伯在綺襦紈袴而

私心慕焉厥後竊理文字先禮而冠禮記二

冠遇兄於澤宮之中禮記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澤者所以擇士

也澤觀其德如九江之拜蓋世俗不能移也官名

自是戰藝三北史記管仲三戰三北鮑叔不以爲怯北敗走也左次

陋巷余亟會于其居亟去易切視其道如澤宮之

遇亦挫抑所不能屈也逾時而名擢太常禮部正元十二年禮部侍郎呂渭知貢舉試日五色賦春臺晴望詩鍊中第聲動

京國士輩仰慕顧眄有耀余獲賀於蔡通儒

氏窺其志如陋巷之會又得意所不能遷也

君子志正而氣一誠純而分定未嘗標出處

爲二道判屈伸於異門也固其本養其正如

斯而已矣吾兄先覺而守道獨立而全和貞

確端懿確克角切雅不羈俗君子之素也亦既升

名天官天官吏部也告余東游是將乘商於商於

之南州其西二百里有古於浮漢池歷郢城

下武昌復于我始見之地則朋舊之徒含喜

來迎宗姻之列加禮以待舟輿所畧賀聲盈

耳離羣之思行益少矣僕不腆腆善也見邀爲

序狂夫之言非所以志君子也自達而已

序狂夫之言非所以志君子也自達而已

送班孝廉擢第歸東川覲省序

隴西辛殆庶殆庶與班肅同年進士公亦嘗有序送之猥稱吾文

宜叙事晨持縑素以班孝廉之行爲請貞元十七

年禮部侍郎高郢知貢舉班肅第一且曰夫人殆所謂吉士也

愿而信質而禮言不黷慢黷音讀行不進越其

先兩漢間繼脩文儒世其家業班固自序其言之詳矣

風流後胤耽學篤志之士耽都含切往往出於其

門今夫人研精典墳不告劬勤劬音渠下羊至上

切屬者舉鄉里登春官獲居其甲焉家于蜀

之東道其嚴君以客卿之位贊是方岳書諸侯朝

于方岳此言方岳謂東川節度使爲大夫良今將拜慶寧覲

光耀族屬是其可歌也道出于南鄭外王父

以將相之重九命赤社爲諸侯師嚴震字遐聞梓州鹽

亭人貞元中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周禮太宗伯云九命作伯韓詩外傳將封諸侯各取其

方邑土苴以今又將亟駕省謁從容燕喜詩魯

白茅爲社是又可歌也故我與河南獨孤申叔申

喜燕重字子趙郡李行純行敏等行敏字若干人皆

歌之矣若乃序者固吾子宜之柳子曰吾嘗

可東卷三十一

讀王命論班彪所傳及漢書嘉其立言彼生彪固

之胄歟相國馮翊王公德宗幸奉天進封嚴震馮翊郡王中書門

下貞元十三年卒見震本傳晏元獻曰宜去王字功在社稷德在生

人其門子弟遊文章之府者吾嘗與之齒震子

械協公弼公既彼生嚴氏之出歟承世家之儒風沐

外族之休光彼生專聖人之書而趨君子之

林宜矣哉遂如辛氏之談濡翰于素因寓于

辭曰為我謝子之舅氏珠玉將至得無脩容

乎

送獨孤申叔侍親往河東序

河東古吾土也柳氏本河東人也家世遷徙莫能就

緒聞其間有大河條山氣蓋關左文士往往

仿佯臨望仿佯徘徊也音旁羊坐得勝槩焉吾固翹翹

褰褰奮懷舊都日以滋甚獨孤生周人也獨孤

生名申叔字子重貞元十三年中第往而先我且又愛慕文雅

甚達經要才與身長上聲志益強力挾是而東

夫豈徒往乎温清奉引之隙與隙同必有美製

儻飛以示我我將易觀而待所不敢忽古之

序者期以申導志義不為富厚而今也反是
生至於晉出吾斯文於筆硯之伍其有評我
太簡者慎勿以知文許之

送豆盧膺秀才南遊序

君子病無乎內而飾乎外有乎內而不飾乎
外者無乎內而飾乎外則是設覆為穿也禍
孰大焉有乎內而不飾乎外則是焚梓毀璞
也詬孰甚焉詬古候切於是切磋琢磨磋倉切鏤
礪括羽之道家語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
直斲而用之達乎犀甲如此言

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鏤而礪之
其入之不亦深乎○鏤作木切礪音厲聖

人以為重豆盧生內之有者也余是以好之
而欲其遂焉而恒以幼孤羸餒為懼恤恤焉
遊諸侯求給乎是是固所以有乎內者也然
而不克專志於學飾乎外者未大吾願子以
詩禮為冠履以春秋為襟帶以圖史為佩服
琅乎璆璜衝牙之響發焉璆美玉名出崑崙
崑崙崙崙渠幽切煌乎
山龍華蟲之采列焉華蟲雉也則揖讓周旋乎求
廟朝廷斯可也惜乎余無祿食於世不克稱

其欲成其志而姑欲其速反也故詩而序云
送趙大秀才往江陵謁趙尚書序在

州作序
自可見

士之知感激許與常欲以有報為志者則凡
志乎道者咸願為之如趙生庶乎哉來謂余

曰宗人尚書以碩德崇功由交廣臨荆州宗

指趙宗儒也元和初檢校禮部尚書東都留
守三遷為吏部尚書荆南節度使趙昌字洪

祚天水人貞元二十年三月自國子司業為
安南都護安南節度使元和元年四月轉戶

部尚書為嶺南節度使仁我若子姓恩禮
年四月遷州南節度使

重厚有賢子為御史好學而甚文友我若同

生歡欣交通我誠出為之用甚不辭也不幸

遭重痼六旬而後知人方其急也大懼不克

報尚書公之恩又懼無以當御史君之心以

沒每念于是未嘗不盡然內傷盡傷痛也若

受鋒刃自是而後調藥石時飲食生血補氣

強筋植骨榮衛之和膂力之剛迨今茲始全

然為人舒幹抗首文翰端麗一有材足以用

敢辭而往以効於戲下戲大將之旗其言

云爾自吾竄永州三年一作四年趙生亟見視其

狀恭謹愿慙恭一作專觀其跡温密簡靜聞其言

徑直端誠自尚書之為荆州之為一本異政

日至至則趙生喜拊起立喜或作震伸目四顧不

啻若自已而為之者誠宜有報知己之道又

誠宜有大賢而為之知也是行也趙生其將

奮六翮翔千里以為轅門大府之重轅門謂以車為

門增羽儀之盛其道美矣故余繼之以辭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二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三

序別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李睦州坐李錡而貶

後以赦始移永州公時同武陵皆謫於永序在李睦州至於後

之作

潤之盜錡魚倚切竊貨財聚徒黨為反謀十

年李錡者淄川王孝同五世孫以父蔭累遷

刺史浙西觀察諸道鹽鐵轉運使天下權酒

於潤州置鎮海軍以錡為今天子即位三年

大立制度於是盜恐且奮將遂其不善憲宗即位

不假借方鎮故倔強者稍入朝元和二年錡三表請覲上許之實無行意殺留後王濬等

視部中良守不為已用者誣陷去之睦州由

是得罪天子使御史按問館于睦自門及堂

皆其私卒為衛天子之衛不得搖手辭卒致

具有間盜遂作元和二年十月詔徵錡為左僕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代

之錡據潤州叛而庭臣猶用其文斥睦州南海上初

州既上道盜以徒百人遮于楚越之郊戰且

走乃得完為左官吏左官猶無幾盜就禽斬

之于社垣之外潤州大將張子良等執錡以獻斬於獨柳樹書不用命戮

于社社為陰陰主殺論者謂宜還睦州以明其誣既更

大赦元和三年正月大赦天下始移永州去長安尚四千

里睦州未嘗自言吳武陵剛健士也懷不能

忍於是踴躍其誠鏗鏘其聲鏗丘耕切出而

為之詩然後慊於內慊恨也又愜也苦篔切余固知睦

州之道也熟銜匿而未發且久聞吳之先焉

者焉一作言激於心若鐘鼓之考不知聲之發也

遂擊之而重以序

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

南涪州即南霽雲之子承嗣也傳載承嗣為涪州刺史劉

澧州。澧音浮。

越有納官之令以勝大敵

越語王令軍中有能助寡人謀而退

吳者吾與之共政孤子寡婦疾貧病者納官其子官仕也仕其子而教之廩以食之也

漢有羽林之制以威四夷

漢武大初元年初置羽林騎取從軍

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 國家寵先中丞

節南霽雲死 邁古人之烈 邁過烈 故君自未成

童 霽雲死事其子承嗣七歲即授婺州品常

第四人猶曰於古為薄漢北地都尉印音昂以

不勝任陷匈奴而子單侯于鉞漢文十四年匈奴寇邊殺

都尉孫印其子單侯以父力戰死事封 濟北相

韓千秋以匹夫之諒奮觸南越而子延年侯

于成安西漢功臣表韓延年以其父千 君之

土田之錫猶挫於有司之手始由施州為涪

州扞蜀道勅寇永貞元年八月西川節度行

晝不釋刃衣不釋甲曰我忠烈胤也期死待

敵敵亦曰彼忠烈胤也盡力致命是不可犯

然而筆削之吏以簿書校討羸縮受譴茲郡

茲郡即凡二歲朝廷建大本貞萬邦書一人

邦以貞謂元和四年閏三月立鄧王寧為太子慶澤之濡洗濯生植

又況涪州家聲之大裕蠱之志易裕父之宜

尤被顯寵者也自漢而南漢字州之美者十

七八莫若澧澧之佐理莫踰於長史以是進

秩人猶曰且有後命永州多謫吏而君侯惠

和温良故其歡愉異於他部優詔既至而君

適讐於文讐合也文詔令也讐是周切其往

也獨故凡羨慕之辭無不加等噫以君承荷

之重恭肅之美四方之求忠壯義烈者將於

君是觀凡君子之志欲其優柔而益固憤悱

而不忘以增太史世家之籍用是為貺則拱

璧大鼎老子雖有拱璧以先烏可以言重乎

送薛存義之任序存義令永州之零陵其去也公序而

送之。一本無之任二字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

說文觴實曰觴追而送之江之澣詩在河之澣澣水涯

虛曰觴皆酒器

音虎飲食之詩飲之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

者若知其職乎若汝也其下受若蓋民之役

非以役良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

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

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

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

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

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

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

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零陵州縣名蚤作而夜

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

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

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書三

明績三考黜陟幽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

之以辭

送薛判官量移序薛判官名異自連

即今鼎州也連與永相接永

仕於世有勞而見罪凡人處是鮮不怨懟忿

憤

懟音隊念
房吻切

列於上愬於下此恒狀也

恒胡登切

異於恒者其道宜顯薛生司貨賄於軍興之

際兵亂不去然得以不犯由太行以東皆傳

道之可以為勞矣而竟連大獄以至於放

始

佐河北軍有勞未及錄會其長
子臯謨及董溪以罪聞異坐貶不感於貌不

悱於心樂以自肥而未嘗尤於物其有異於

恒矣哉朝廷施恩澤一有凡受謫者罪得而

未薄未一作末乃命以近壤薛君去連而吏於朗

是其漸於顯歟君子學以植其志信以篤其

道有異於恒者充而大之苟推是以往雖欲

辭顯難矣

送李渭赴京師序

謂唐宗室于此
序公作于柳州

過洞庭上湘江

湘水名漢志云出零陵陽海山北入江

非有罪

左遷者罕至又祝踰臨源嶺下灘水

灘水今

灘水出零陵
灘力支切出荔浦荔浦縣名
荔音戾名不在刑部

而來吏者其加少也固宜前余逐居永州李

君至固怪其棄美仕就醜地無所束縛自取

瘴癘後余斥刺柳州元和十年
公刺柳州至于桂君又

在焉方屑屑爲吏噫何自苦如是耶明時宗
室屬子當尉畿縣令王師連征不貢二府方
汲汲求士李君讀書爲詩有幹局久遊燕魏
趙代間知人情識地利能言其故以是入都
于丞相益國事不求獲乎已而已以有獲予
嫉其不爲是久矣今而曰將行請余以言行
哉行哉言止是而已

送嚴公貺下第歸興元觀省詩序

嚴氏之子有公貺者

嚴震字選聞建中二年十二月拜梁州刺史山

南西道節度使封馮翊郡王四子城協公弼公貺退自有司踵門而

告柳子曰吾獻藝不售於儀曹之賈儀曹禮部貨

不中度敢逸其咎詰朝將行願聞所以去我

者其可乎哉余諭之曰吾子以冲退之志端

其趣嚮以淬礪之誠淬音倅礪音厲修其文雅行當

承教戒於獨立之下濬發清源濬音浚激揚洪

音沛哉鏗鏗乎充于四體之不暇吾何敢去

子恭惟相國馮翊公貞元十二年有大勲力

盈于旂常周禮凡有功者書于王之太常太常旗名也日月爲常交龍爲旂

極人臣之尊分天子之憂殿邦坤隅詩殿天

漢中在西柄是文武若子者生而有黼黻梁

肉之美黼黻命服也不知耕農之勤勞物役

之艱難趨其庭有魏絳之金石焉襄十一年

賂晉侯以歌鍾二肆及其罍磬女樂二候其

門有亞夫之榮戟焉漢制假榮戟以代斧鉞

之王公以下通用以前中人處之不能無傲

而子之伯仲皆脫略貴美服勤儒素退託於

布衣常帶之任如少習然故繼登上科貞元

公弼以及於子是可舉嚴氏之教誦乎他門

使有矜式也而吾子又引慝內訟書負罪引

也論語我未見能見撝謙如此其何患乎賈

之不售而自薄哉於是文行之達一有若高

陽齊據者據貞元二偕賦命余序引余朴不

曉文故書嚴子之嘉言編于右簡竊褒貶之

義以贈

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元秀才公瑾

士元公瑾書亦謂其有

周乎志者

周至也

窮躓不能變其操

說文躓踣也

音致操去聲

周乎藝者屈抑不能貶其名其或處

心定氣居斯二者雖有窮屈之患則君子不

患矣元氏之子其殆庶周乎言恭而信行端

而靜勇於講學急於進業既遊京師寓居側

陋無使令之童闕交易之財可謂窮躓矣而

操逾厲志之周也才濬而清詞簡而備工於

言理長於應卒

倉忽切

從計京師受丙科之薦

獻藝春卿當三黜之辱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

可謂屈抑

可謂屈抑

可謂屈抑

可謂屈抑

可謂屈抑

矣而名益茂藝之周也苟非處心定氣則曷

能如此哉余聞其欲退家殷墟

定四年左傳命以康誥而

封于殷墟殷墟朝歌今衛州也

修志增藝懼其沉鬱傷氣懷

憤而不達乃往送而諭焉夫有湛盧豪曹之

器者

越勾踐有寶劍五純鈞湛盧鏌鉞豪曹巨闕吳越春秋越王元常使歐冶子造

劍三魚腸豪曹湛盧吳都賦純鈞湛盧注二劍名也

患不得犀兕而刺

之

刺之細剖也旨

不患其不利也今子有其器

宣其利乘其時夫何患焉磨礪而坐待之可

也遂欣欣而去

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鄭序

朝廷用文字求士每歲布衣束帶孔子曰束帶立於朝

借計吏而造有司者漢武元光三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者令與

計借計者上計簿使也借俱也僅半孔徒之數孔門有三千之徒今半其

數春官上大夫謂禮部擢甲乙而升司徒者

禮記王制命卿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於孔氏高第亦再倍焉

僕在京師貞元六年凡九年于今其間得意

者二百有六十人其果以文克者十不能一

二嘗從俊造之後王制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

徒者不征於鄉升于學頗涉藝文之事四貢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第方之於釣者絲

鄉里而後獲焉貞元九年公始中進士第

綸不屬之欲切釣喙甚直懷有美餌懷一作嗜而缺

望獲魚之暮缺望怨望也。缺音决又音窺瑞切則善取者皆

指而笑之今辛生固窮而未達遲久而不試

褻衣之徒視子而捧腹者蓋不之知焉一作蓋不

焉辛生嘗南依蠻楚謂荆也專志於學為文無

謬悠迂誣之談鍛鍊翦截動可觀采故相國

齊公貞元二年正月齊映同接禮加等常為

右客謝連雪賦云相如未至居客之右且佐其策名之願左氏

僖二十三年傳曰策名遂笈典墳也。笈貢書箱委質名書於所臣之策

音及又袖文章北來王都笑揖羣伍文昌下

大夫文昌尚書省也上土之列見而器異爭為鼓譽

由是為聞人戰術藝之場莫與爭鋒然而遷

延三卦躑躅不振躑躅直據切豈其直鈎而鈎

懷美餌而羨魚者耶若辛生者有司抑之則

已不然身都甲乙之籍其果以文克歟今則

囊如懸磬孝齊公伐魯見侯者曰魯國恐乎室如懸磬野無青草傭室

寓食方將適千里求仁人被冒畏景陟降棧

道殆度往南鄭謁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震史記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謂今之閣道也

吾欲抑而不歎其若心曾何然吾聞焚舟而

克文三年左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手劔而盟者僖十三年

會齊使盟于柯莊公皆敗北之餘也子之厄升曹子手劔而從之

困而往霸心勇氣無發於是行乎成拜賜之

信僖三十三年左傳孟明謂晉人曰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刷壓境

之耻僖十三年公羊傳曹子無乃果於是舉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

乎往慎所履如志遄返遄速也勉自固植以

遂子之欲姑使談者謂我言而中而一作兩不猶愈乎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崔九名策字子符公嘗有與策

登西山詩

世有病進士科者思易以孝悌經術兵農曰庶幾厚於俗而國得以爲理乎柳子曰否以今世尚進士故凡天下家推其良公卿大夫之名子弟國之秀民舉歸之且而更其科以爲得異人乎無也唯其所尚文學一作舉移而

從之尚之以孝悌孝悌猶是人也尚之以經術經術猶是人也雖兵與農皆然曰然則宜如之何曰卽其辭觀其行考其智以爲可化人及物者隆之文勝質行無觀智無考者下之俗其以厚國其以理科不俟易也今有博陵崔策子符者少讀經書爲文辭本於孝悌理道多容以善別時剛以知柔進於有司六選而不獲家有寃連伏闕下者累月不解音懈仕將晚矣而戚其幼孤往復不憚萬里再歲

不就選世皆曰孝悌人也孝一作仁是且不見隆

雖百易科其可厚而理乎今夫天下已理民

風已厚欲繼之於無窮其在慎是而已朝廷

未命有司既命而果得有道者則是術也宜

用崔子之仕又何晚乎僕智不足而獨為文

故始見進而卒以廢居草野八年麗澤之益

易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鏃礪之事注見豆盧膺序空於耳而

荒於心崔子幸來而親余親一作覲讀其書聽其

言發余始志若寤而言夢醒而問醉未及悉

而告余以行余懼其悼時之往而不得於內

也獻之酒賦之詩而歌之坐者從而和之既

和而叙之叙一作序

送蔡秀才下第歸觀序

僕之始貢於京師著者卦之曰是所謂望而

未覩而一作之隱而未見易隱而未見曠乎遠而

有榮者也曠日無光世不今茲歲在鶉首若

合於壽星其果合乎歲在未日鶉首貞元七年

屬辰酉與辰合故至僕時悒然遲之謂其誕

九年癸酉公登第焉

慢怪迂是將不然而僅冥於懷耳未克決
而忘之也後果依違遷就四進而獲卒如其
言云噫彼莫莫者其有幸於人乎不然何其
應前定若是之章明也今蔡君馳聲耀譽聞
於公卿戰藝之徒推為先登隱十年左傳穎
旗以而五就鄉舉往則見罷意者前定之期
殆未及歟故君子之居易俟命禮記君子居
人行險樂天不憂者易樂天知命故不憂果
以徵幸於自是也君其勵文學焉丈人牧人南邦君

展觀承顏婆娑愉樂之暇則充其經笥茂是
文苑時焉逃哉焉於遲速之事則瞽史之任
吾不及知

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一本無

三字

所謂先聲後實者豈唯兵用之漢書廣武君

有先聲而後實。一雖士亦然若今由州郡

抵有司求進士者歲數百人咸多為文辭道

今語古角夸麗務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幾

千萬言讀不能十一即偃仰疲耗耗亂也目音胃

眩而不欲視心廢而不欲營如此而曰吾能

不遺士者偽也唯聲先焉者讀至其文辭心

目必專目一作耳以故少不勝京兆韋中立其文

懿且高其行愿以恒試其藝益工久與居益

見其賢然而進三年連不勝是豈拙於為聲

者歟或以韋生之不勝為有司罪余曰非也

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

名譽既聞而有司不以告不以告或不取者有司之

過也

昭十九年穀梁傳子既生不免乎水火

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

不舉有司人之視聽有所止神志有所不及

即上云有古之道名譽未至不以罪有司而

況今乎今韋生樂植乎內而不欲揚乎外其

志非也孔子不避名譽以致其道今韋生仗

其文簡其友思自得於有司抑非古人之道

歟將行也余為之言既以遷其人又以移其

友且使惑者知釋有司也

送辛生下第序畧

自命鄉論士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壤

而不復士莫有就緒故叢于京師京兆尹歲

貢秀才常與百郡相抗登賢能之書或半天

下取其殊尤以為舉首者仍歲皆上第過而

就黜時謂怪事有司或不問能否而成就之

中書高舍人備位于禮部攘袂矯枉痛抑華

耀高郵貞元中遷中書舍人進禮部侍郎知

貢舉時四方士務朋比更相譽薦以動有

司狗名亡實郢庶之乃謝絕請謁專取行藝

司貢部九三歲甄幽獨抑浮華流競之俗為

衰首京師之貢者首一作會再歲連黜辛生以是

不在議甲乙伍中其沉沒厄困之士闔戶塞

竇禮儒行儒有華而得榮名者連畛而起說

畛井田間陌談者果以至公稱焉其能否也

世莫知也若辛生其文簡而有制其行直而

無犯嚮使不聞於公卿不揚於交游又不為

京師貢首則其甲乙可曲肱而有也嗚呼名

之果為不祥也有是夫既受退告歸長沙長

州潭以辛生之文行八年無就如其初而退返

吾甚憤焉孟子曰位卑而言高者罪也於辛
生又不能已故畧

東品朝雲
鴉粉蠶輝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三

書